

朱子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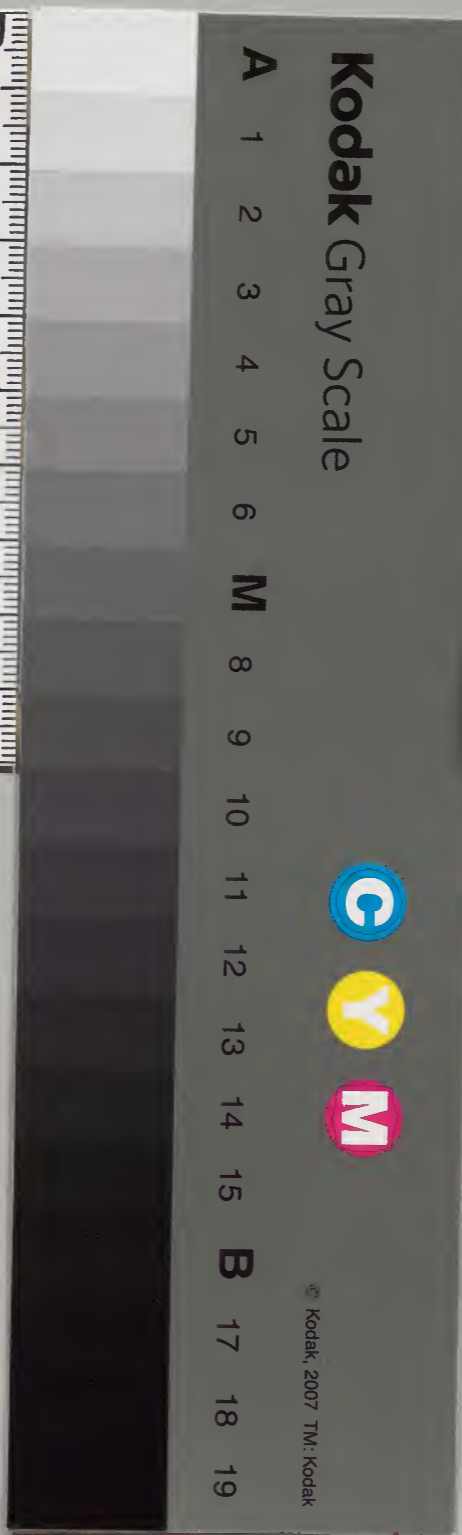
通書
西路

二

			九	漢
			四	書
			五	門
			二	
			三	
			一	
			七	
			二	
			五	
			類	
			號	
			函	
			架	
			冊	

			內	漢
			閣	書
			文	
			庫	
			九	
			四	
			一	
			五	
			二	
			七	
			類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5
冊數	2 (2)
函號	298 260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淺草文庫

尾列



通書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

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
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
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
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
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
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
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
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
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

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某自蚤歲卽
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
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
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
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
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
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
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
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

不自量輒為註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

朱某謹記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所自或曰傳也周子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也太極圖於穆脩也傳之先天圖於種放也放傳於陳搏此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篠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今尋仲尼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

顯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種穆之學而止者哉粵若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揚墨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萬世之光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門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二語為同志者啓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文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故此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

且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
是以叙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
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朱子曰
周子留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朱子曰
何曉得故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
書一而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
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
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或
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
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通
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愨且其所論則
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
之先文字之外也○通書近世道學之
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
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
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
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
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伊川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之偽妄
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
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

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
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
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
陽動也

朱子曰此繼之者善也
統言一箇流行本源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
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
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

之陰靜也

朱子曰此成之者性也誠之流行出來
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
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
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
只是這水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
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
 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
 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
 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
 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
 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程子曰離陰陽便無道陰陽氣也所以
 陰陽者道也氣形而下者道形而上者
 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
 一闔一闢謂之變○朱子曰陰陽造運
 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問性具仁義
 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只一陰一

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
 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造化居
 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
 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
 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
 多少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既曰
 氣便是有物此謂形而下者○繼之者
 善自陰陽變化而言成之者性自人物
 稟受而言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
 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
 陰之靜也○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
 成是凝成有主之意未生人物以前此
 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氣質既定為
 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天地變化
 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
 其性不為無陽然形氣已定則屬乎陰

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
 字以後屬陰似窺見此意○動而生陽
 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
 成如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繼成
 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
 理氣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問
 程子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是
 如何曰周子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天
 性之善用處各不同程子只是就入上
 說○問純粹至善之善與繼之者善之
 善同否曰至善是繳上
 句却與下善字不同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
 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

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朱子曰元亨繼之者善也湯也利貞成
 之者性也陰也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
 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
 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
 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
 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乾元者始而
 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凝聚方見性
 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
 復○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元今
 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
 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
 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
 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亨利貞是
 一箇道理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一
 箇道理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

一箇做將去○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
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
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
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亨利貞
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
般只一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
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
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交
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

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
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
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誠之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
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
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解大哉乾元以
下成之者性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利
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
力處大哉易也性命
之源又通繳上文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

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無不實處○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者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
暗非達而塞學聖工夫唯在存誠誠存
則五常百行皆自
然無一不備也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

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

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

機可一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

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
有所指不可一槩論如周子謂誠者聖
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者也如所謂聖
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
入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上章以天道
言下章以人道言○問中庸專論誠而
九論語未嘗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
九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

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司馬溫公學道從何入曰元城劉安世問誠自何入曰自誠入又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至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行其所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

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

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朱子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即有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

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小物格而家
 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
 齊國治天下平皆誠也若動處不謹
 微有過差便是惡問誠無為幾善惡
 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
 一書都是說這道理○蔡季通問誠無
 為樂善惡與太極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為矣如何又却
 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
 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
 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
 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
 不得是時便是一切反是仁宜曰義頓
 不是時便是一切反是仁宜曰義頓
 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曰誠無為
 則其下未可便著善惡字如何曰當其
 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
 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

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亦如是如此又如仲弓問焉
 知賢才而舉之小大推此以義則一心可
 聖人用心之舉之小大推此以義則一心可
 與邦一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
 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
 狹欠闕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
 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
 ○或以此善惡為男女之對說者無非陰陽之
 之或以此善惡為男女之對說者無非陰陽之
 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以言陰陽亦可
 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
 以言男女○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
 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
 早故橫渠每說豫字○通書極力說箇
 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
 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了
 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

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
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朱子曰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也幾情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誠性博愛之謂仁曰是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如何曰愛曰仁猶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是把愛做仁了所以不同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
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
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朱子曰此就聖人性分上說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聖人所獨得者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
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
守之者也

朱子曰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不同安是自然執是執持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

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

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

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也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閒也○幾雖已感却如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始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循環與孟子夜氣主靜審幾謹獨三者循與孟子夜氣

平旦之氣旦晝所為相似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

微而幽也

朱子曰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妙應而有以洞其幽微

矣

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朱子曰隨處做工夫誠是存主處神是發用處幾是決擇處然緊要處在幾○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閒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
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二善之中擇中而主焉○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
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
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
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
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
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
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
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
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
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
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
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
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
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

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朱子曰或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何易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爲四象不知如何曰凡物皆有兩端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也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往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邵子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爲八

卦也細推之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縱橫變動無所不可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邵子推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朱子曰此兩句只是得之一項事知恥是必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故恥爲重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

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
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

曰聖人也

伊川程子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
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
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
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思如

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
來人思慮始皆濁久自明快○朱子
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
不通是睿睿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
通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
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

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幾機二字無異義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

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今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

不失今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
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粹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
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
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
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
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

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
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
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屬陰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
第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
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
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
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或問朱子曰周子禮樂說如何曰須先
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
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
這不待勉强若君失其所以為君
其所以為臣如何會和○禮者猶
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
然甚嚴也及其用則非道下濟而
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乎曲禮之
之禮而上下親疎各得其人所豈
先於樂全章說得最好○問周子
將兩者分開矣○夫子見小兒徐
謹曰韶樂作矣周子之說與此意
西山真氏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
地也著之為言處也蓋處乎上而
者天也處乎下而不息者地也
之定體所謂天地之序也而陰陽
用所謂天地之和也而後有和同

此程皆
一動一靜循環於兩閒者此天地之
用所謂天地之和也而後有和同

按朱子於禮樂二事屢慨嘆儀禮多
是七禮天子諸侯之禮皆不存其中
不過略將士禮增加為之禮九天子
禮皆將士禮增加為之禮九天子
所獻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
禮故禮固以為愈於推士禮以為
子之禮者而當時君臣閒有所不
遂至無得王安石併廢儀禮而取
記舍本而取末益疏略抵牾又大
姦邪以私智損益和閒脩五禮一
仁宗一晚年極力要理會雅樂不
宗時一黥卒魏漢津者造雅樂一
皆其杜撰今大學丁祭所用樂是
姦諛之會黥淫之餘安足以語天

之和南狩以來神人之憤猶有未攄
 是固不違於稽古禮文之事學士大
 夫因仍簡陋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嘗
 欲朝廷復三禮科又欲立一樂學使
 士大夫習之其志皆不就語門人第
 子曰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
 器數却恐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
 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
 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
 復曉蓋失其本矣然古禮繁縟後人
 於禮日益踈略居今而欲行古禮亦
 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就今人所行
 禮中剛修令有節文足矣古樂亦難
 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唯殺促數之
 音并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
 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閒略述教化訓
 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

務實第十四

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
 心之和平於是編集儀禮經傳參定
 家禮相成蔡季通律呂書可謂有功
 於禮樂者矣今勸其說附此而大要
 見家禮律呂書有志禮樂者其考焉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
 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
 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
 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

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不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

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
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
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
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
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

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
 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
 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
 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
 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朱子曰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朱子曰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

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

此

朱子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

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

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

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

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為萬物無窮盡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

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

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三綱見白虎通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

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東北方條風
東南方清明風
東南方明庶風
西南方涼風
西南方不周風
西方闔闔風
西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之和為先淡後和亦主

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

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
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
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
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
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

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
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
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

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

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
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
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
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
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
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聲氣之元解
見律呂書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
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通書論樂意
極可觀首尾有條理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
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

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閒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靜虛者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者其動也更無所碍若少有私欲便碍便曲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明通在已公溥接物

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後錄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

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靈一本作虛義短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

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

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

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

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

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

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朱子曰五殊二實實是實理分而言之為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一實萬分便是理一分殊分如月映萬川相似萬是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大小有定言萬是極中一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去處道並行而不可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悖並育便是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說大底大包小小分大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

不改其樂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
 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
 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
 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
 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
 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
 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朱子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
 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
 意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
 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
 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

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

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朱子曰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

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

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

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

節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
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
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
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
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
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

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

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

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短長其或意中

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

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

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

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
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
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子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
載道之文而人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
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而不遠是
輪轅飾而人庸之也自不賢者至強之
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
務道德至藝而已虛車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
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
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
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

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予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純粹之一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

義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
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
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周子看得易活精是精微之意
蘊是包許多道理方其初畫也未存乾
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
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
義始畫之中蘊是包得在裏面○易本
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
發出在上面所謂因此卦以發者也○精
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
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
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
本意底如文王繫辭孔子之言皆是因
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卦看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
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
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
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
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

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朱子曰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

成書通考 四十二
方動之時審之方無
凶悔吝所以再說動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豕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

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子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

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

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主於內者無

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

哉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

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

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

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當變玩之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

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賤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

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

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

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唯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

程子曰周子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
艮卦可了○朱子曰此即非禮勿視聽
言動之意然非屏視聽也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

之氣不設於身體民其背者只如此耳
程子解良其背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
說費力所謂背者不動所當止也看
四體皆動惟背不動所以謂之止其
良其止止如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
止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
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已外
見人只見有理所以云良其背不獲
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正謂此也

按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
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
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
孟也无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
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
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始說同
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
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我或謂

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
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
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
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
謂周子陸詵婿也詵見司馬溫公諫
求記聞一篤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
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
林寺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
於二書未由師傳默契道體於一言
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一言
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
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
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感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

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

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
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宵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

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閒或值焉以其閒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按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伊川先生撰兄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也如時雨之潤宵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及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廣居而行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居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

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通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於是非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與起斯斯昔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深而難辨也昔之感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言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於倫窮深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天下之學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外道於倫窮深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於此自道之不明也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皆正路之塞也聖門之蔽塞闕之而後書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

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之所謂傳耳先生之門學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可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趨向之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恭聞其者顧於利害時見排斥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憂以病難拘礙而先生處之縹緲然眾憂以病難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色難而先生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

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
 綱條法度不可效而為也至其道而
 從動之而不可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
 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墓表曰先生名
 顯字伯厚葬于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
 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
 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千載無真儒雖無善治士無善治學不
 治之道無以淑諸人所以傳諸後無以
 天下賢賢焉莫知所傳諸後無以真儒
 滅矣先生志將以斯道覺斯人天不
 遺於遺經志鄉人斯道夫相與議曰
 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唱聖學以示人
 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
 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帝師
 采眾議而為之稱以為表其墓學者之於

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可知
 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移谷可堙明
 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程公珣初
 後人○朱子曰天聖中洛人程公珣初
 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
 以明道元年壬申生有餘年當慶曆
 癸酉生亥之曰頤攝貳南安乃得獄掾周
 丙某而與之遊於是孟子不傳之緒於
 公某而與之遊於是孟子不傳之緒於
 然有求道之志得孔孟不傳之緒於
 經遂以御史為諸儒倡明道用呂正獻
 公薦為御史為諸儒倡明道用呂正獻
 書明道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
 剛方文德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質慤精深尤耐
 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
 咀嚙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
 夫造極可奪天然功○堯不誅四凶尹

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唯聖人有此作
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為政而
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
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
然力量未至而欲學之誤矣○明道嘗
為條例司官不以爲澆而伊川所作行
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
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道一狀較計如此
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一放過乃孔子
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理會乃孔子
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
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
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
實中人皆可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
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
之小大裁酌其宜難執一意見此君子所
以貴窮理也○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
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

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
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
論漢二祖也○贊明道云揚休山立王
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贊伊
川云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履
也大成希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
孰識其貴○西山真氏曰二程之學龜
山先生揚時得之而南傳之豫章先生
羅從彥羅氏傳之延平先生李侗李氏
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先生謝良
佐傳之武夷先生胡安國武夷傳其子
五峯先生宏胡氏傳之南軒先生張栻
此又一派也若周行己劉安節得之爲
永嘉之學其源亦同出然惟朱張之
傳最得其宗而朱氏又爲集大成者
按康節在當時二程父之執待之橫
渠尚拜床下而最所喜者明道也其

譽之與焉韓公司馬温公呂申公相
等四賢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
暢四賢洛之觀望是以在人之言有
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其所以
處明道者盛矣朱子所謂明道所處
元祐君子小事蓋有見也觀其處元豐
也其對韓宗師之言曰司馬君實呂
晦叔作相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
黨與他日可憂元豐大臣皆利者
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
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其後其言皆
中又曰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
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儒不
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
為有才知變通適用如司馬君實不
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薛修起居注得

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
甫性狠復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
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
害天下愈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
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強從之
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
之甚也嗚呼朱子以為聖人作用明
道庶幾焉斯言非過也使其得位得
年當何如哉
又按伊川先生死之日洛人畏黨無
敢會葬致詞以祭者僅四人故莫有
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其後朱子為之
著年譜而已嘉定間明道先生謚純
伊川先生謚正太
常臧格讓謚議云

通書附錄終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
 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
 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
 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
 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所指
 氣象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
 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
 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
 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
 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
 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
 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

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以貫之
之旨同日語哉○呂與叔撰行狀云先
生志氣不羣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
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
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
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
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
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
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
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
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
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
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
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
思未始須更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
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
進嘗謂門人曰吾學已聞者莫不動心
其

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
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
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
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
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
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
不取以純一毫及之○明道程子曰訂頑
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者訂頑此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
於道無補也○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
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
有防心苟不須懈何防之有窮索若心
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
無對天不足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

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
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
對以己合彼終未以此意存之更何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心勿忘勿助未
事必有纖毫之力勿正其存之勿道若
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勿喪失以昔
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
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
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也○西銘
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西銘其得此
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
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
省而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
更而銘讀之已能中庸矣○伊川語外
於西銘意思便能道中庸矣○伊川語
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伊川語
曰孟子之後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
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

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
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
孟子後蓋未見此書○問西銘如何曰
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
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有兩
自巳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
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
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
他見識○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
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子厚
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和靜
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
看○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自小
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
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
是能盡此道○朱子曰西銘之書橫渠
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又以此理

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何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贊云蚤說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按先生世大梁人。父涪州公。卒于官。諸孤幼不克歸葬。涪州公于鳳翔郡。

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來地。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
 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
 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
 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
 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
 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於此兩句塞與帥字
 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
 之閒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
 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

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
 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
 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物中皆與
 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

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
 兄弟皆是在此兩句上乾稱至中處是頭
 血脉盡在此兩句項下便撒開說許
 同胞吾與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
 多與君吾與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同胞
 吾與說來其性底志為事親如事天便
 地之帥其性底志為事親如事天便
 之師其性底志為事親如事天便
 要事得天之道理便是天之志方是事
 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才之賊子若能
 不俊便是這天仁便是天之才之賊子
 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其體
 其性兩句上說來若不思血脉都是從其體

自是往來寒暑之迭更星辰之運行山
 月之融結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
 川之融結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
 非塞乎天地者○問先生解乾健坤順
 為天地之心志天地之情可得有志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曰福善禍淫天最好此志否曰程
 無心乎曰福善禍淫天最好此志否曰程
 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志否曰程
 心之也○向過雲谷山半遇雨蔡季
 通諸人在焉因各人解西銘此兩句某
 亦作兩句解似說得著迤邐作全篇解
 蓋其體其性有我承當之意一書之
 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

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
 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
 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
 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
 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
 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
 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
 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
 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

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儕輩○問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西山真氏曰九生於天

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類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類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

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
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
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
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
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
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
殘疾惛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
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
者不見故假父母之宗子家相等名以曉
譬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
長子所謂宗子者以繼禰之宗為喻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
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
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若非所以
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
只教人做工夫處在敬與恐懼
能常敬而恐懼這箇道理自在

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

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心常用在我如子之不測者也窮神之則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神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進退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此盈虛與時偕行之小君而臣便有義飲出長作入息大而君臣便有義

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人都見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顓封人之錫

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顓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

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
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
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
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
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
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

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
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
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
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
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
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或問朱子曰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
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事天顧養及
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
可見○問穎封人申生二子皆不能無
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
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

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
 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
 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爾
 ○六聖賢事是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
 常舜伯奇申生皆直是變此在人事者
 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不合者
 者○問申生之道而去伯奇之與舜曾同何
 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
 也曰舜受而巳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
 待烹順受而巳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
 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
 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事不
 知據何書為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
 所事者人也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
 此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邪
 西銘按家語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
 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

因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
 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
 以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韓子履
 霜操解題云尹吉甫子無罪後母譖
 而見逐二書皆無自沈之說西銘取
 其順令云爾○又按所舉六聖賢事
 雖只平說而玩其語勢辭意似不無
 優劣竊謂西銘自于時保之以下皆
 開兩端說周子解亦然舜禹參樂且
 不憂之孝樂天者也穎封人申生
 伯奇于時保之孝也穎封人申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
 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

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
 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
 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
 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
 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
 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
 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
 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
 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
 賤憂戚便如父母欲
 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
 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
 其事天者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
 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
 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
 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

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
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
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
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
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
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
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
等而不格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

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
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
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
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
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
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
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
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
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

幸相與折衷焉

某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
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
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
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
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
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
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
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

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
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
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
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
有歸趣大非荅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
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荅書
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
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

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
 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
 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
 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
 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龜山揚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
 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
 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
 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
 豈有隱哉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
 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

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
 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
 之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本也故君子
 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於深然而言體
 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
 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
 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
 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書蓋西人使學
 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
 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間非後
 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
 生以謂如何伊川先生答曰前所寄文
 論十篇其論甚正西銘之論則未然橫
 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
 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
 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書亦前聖所未
 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而分殊

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六理一也
 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殺私勝而失
 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
 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
 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
 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
 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
 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
 讀竟日曉然具悉如待几席親訓誨也
 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
 累日乃若存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
 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胞
 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兄弟
 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
 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
 之殺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
 謂理一而分殊哉文竊恐其流遂至兼
 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

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
 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
 者安以及人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
 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
 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
 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合當其分所謂
 稱也何謂平物遠近親疎合當其分所
 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
 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
 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流自私
 無分則為義之過其流自私自則
 害仁害義則楊氏之過為我也妨義則
 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
 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
 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
 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俾
 之學者自當擇然無惑也○朱子曰西

出此本不曾說理一
 是理一分殊一
 言之其中固自有
 中又自有分別
 別這箇有直說
 乾之為父坤之為母
 著天下之父母者
 其分安得而不殊
 母不可棄了自家
 然與父母看乾父
 是理一分殊等而
 胞與吾與不同
 同胞又不同
 墨氏之兼愛不知
 分殊了以至曰宗
 曰聖曰賢曰無
 曰無台又有如是
 曰無台又有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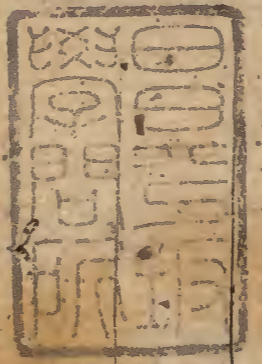
我逐句渾淪行便見
 看便見分殊但其
 殊之中而未始相
 不之正理張程二
 山只說得頭一截
 一篇言之舊嘗看
 為二截上下一推
 說知其理一所以
 為義仁是體義是
 底義是合當做底
 為江河匯為池沼
 便是仁愛父母兄
 自敬到敬君敬長
 箇也是如君敬賢
 禮也是禮其或七
 與叔說天命之謂
 性自斬而總服
 與叔說天命之謂
 性自斬而總服

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卑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室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各孝其父而不嫌者親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是義這箇物事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仁打動義禮分不得流出來不是仁打動義禮智便在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渠用工程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要當如此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某自十四五時得程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

以信其一人而已然也舊嘗擇其言之深者亦無為一書名近思錄云○張戩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溫不形於色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勉勉矯揉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然有餘常自省小過差不復為矣橫渠常語人曰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橫渠常語人曰公等察之後之羨吾有所不如其不自暇而勇於不而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講學而達又曰吾第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絕千餘

歲若笑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
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
此皆先生之意
道自任之意

西銘附錄終



寬政元年

